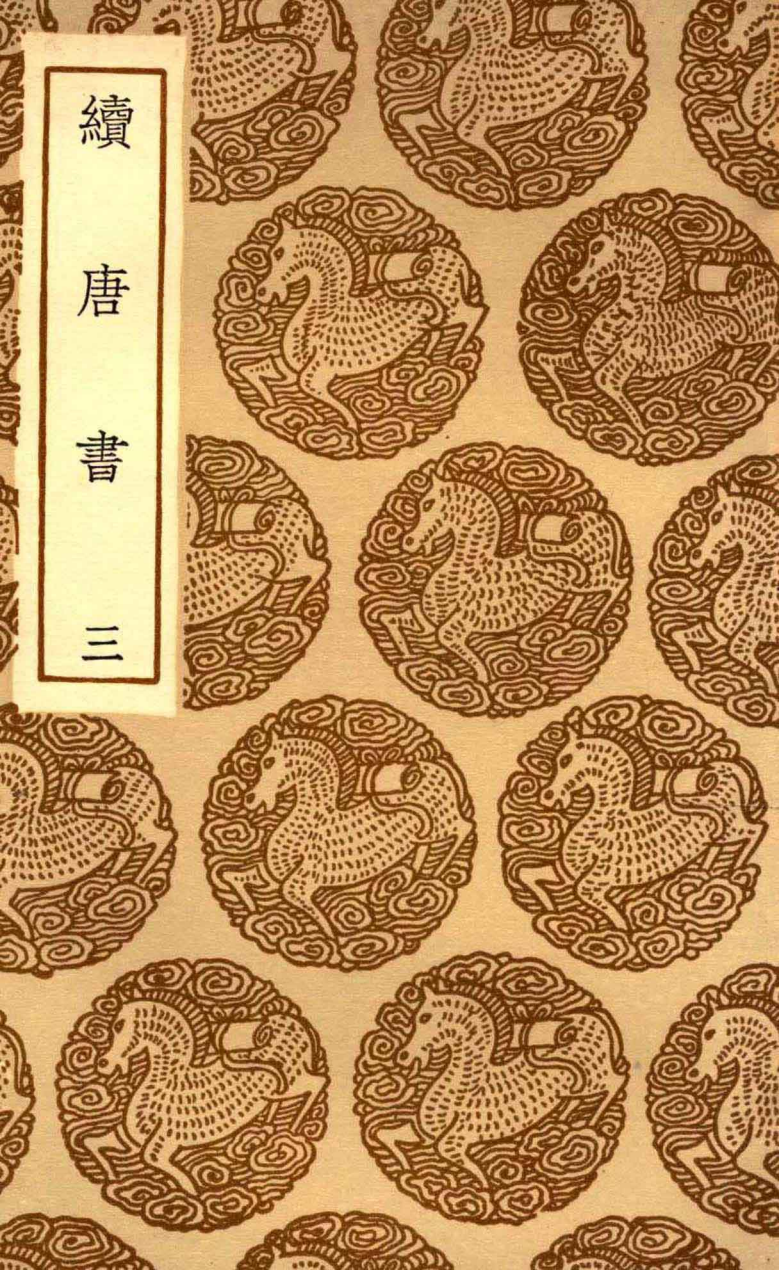


續

唐

書

三







書 唐 續  
(三)

撰 鱣 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 唐 書  
三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陳 鱣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平

一一一四上

(本書校對者 王永榜 謝雨東 沈抱秋 王 樸)

榮

# 續唐書卷四十四

##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爲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說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爲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爲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爲山陵使，及升祔歸，不出私第，專俟旄鎮，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澈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鄭珏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

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卽乘肩輿。騶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則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圜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爲西河令。有子五人。圖、回、團、圉。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圖。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聞圜爲畫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圜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爲帥。歿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圜麾騎進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尙書兼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尙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圜隰南節度使。懇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圜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遇害。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豆盧革。韋說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卽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人物。爲人所賣。崖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陛下慎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韋肅。乃名家子。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

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圓。二則任圓。圓乃何人。圓謂重誨言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爲信。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圓與重誨交惡自此始。圓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圓不許。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券皆出戶部。重誨請自內出。圓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前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終自內出。圓益憤阻。遽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圓連謀。遣人矯旨賜自盡。圓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閔帝卽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師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爲兵。鳳懼。髡爲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莊宗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及卽位。拜鳳中書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父。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相任圓爲安重誨所傾。賜圓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圓義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答。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



中所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興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末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爲卽位壇於鞠場，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

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聞變，出奔忻州。旣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嘗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勘，惟破斧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

褊而譟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起。因大詬罵。託疾還第。未幾。坐告李筠事。貶嵐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玘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嚴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爲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脫。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小爲伍。勉強操筆。終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絕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爲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初。辟爲判官。每出征。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

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卽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瓚爲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爲宗爽，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農。全義少役於縣，爲縣令所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尙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爽死，事其子仲芳。仲芳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敗罕之，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己，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劫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虜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闢土，拮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

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改封全義爲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忠肅。

述曰：革、程、胄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爲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園有濟世之才，鳳能直言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瓚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敍以爲名臣，舊史稱以爲良玉，何哉？



# 續唐書卷四十五

##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攻。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爲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劍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沖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爲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鄰帥言。姦臣乘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以五弦

技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及所使郝詡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媿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旣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爲健兒。我遇汝甚厚。奈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婦馬糞得一櫛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剖其肉。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廳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尙書。長興中。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



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入。敬瑭大敗。尋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駕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

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贇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旣誅明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潞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新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攷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卽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

璩使拒重誨。會敬璩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宏昭以爲由己得立。故於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遂以釁隙致禍。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於家。并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刺史。從王宴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矯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

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諭使者曰：「吾討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潞王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已而殺之。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樂善知書，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董璋置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爲璋所詬。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戍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義將兵益戍。光業亟言不可。重誨不聽。咸、義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

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滄州。璋爲小校。莊宗下魏博。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爲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得。明宗卽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歷藩鎮。又得蜀貨。旣富而驕。嘗服赭袍。縱酒。令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廷贇持書往西川。慮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多措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旣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羅織。故稍宥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述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爲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彥稠。均以死報國。死獲其所。猶未及令詢之慷慨激烈。此一死也。洵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

雖被擒不失爲義士毛璋積惡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 續唐書卷四十六

##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爲魏州孔目。莊宗旣下魏博，以謙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諳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東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閒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與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

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置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僞梁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之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



度使。末帝以爲吏部尙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瑭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敬瑭深以爲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延朗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軍都虞候。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勗。而延朗爲孔目官。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由是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勗爲樞密使。勗本信鬼神巫祝之說。至是但高枕閒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郡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尋爲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闍內常侍張泰養爲子。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淮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爲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武皇僞戮罪人以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

親重之。莊宗爲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繩之以法。權貴皆斂手。莊宗自魏歲時歸省，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邪？」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爲王基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讎。今日爲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黨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効忠，而反詔諛邪，奮拳踏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翌日，太后與莊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爲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勸進，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

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爲唐。晉之讎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爲天下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玟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給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梁攻滄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武皇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宦官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蜀王衍旣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中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詔云。誅王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卽就殿柱措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晏駕。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述曰。謙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錢者究何補於生邪。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

敕使監軍自居。觀其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雖古之薰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人。仁者舉筆。其利溥哉。舊史及新修史記。敘承業官爵多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 續唐書卷四十七

##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禮。捧觴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官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封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知諤美姿容。好奇玩。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游蒜山。除地爲場。聯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復詔不視朝七日。斂以袞冕。及尙方祕器。謚曰懷。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十子皆貴顯。

徐游。知誨子。初名景游。後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游及游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

出入宮省。典宮室營繕事。游雖家世崇貴。然頗尙文學。居恆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創清暉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洎爲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喜爲文章。游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聲及故唐遺曲。游閒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據古。稱制荅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巧思。欵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嫻於擯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顧日洽。義祖歿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紙書曰。不必奔赴。旣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宏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

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刺史。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偃蹇。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飲量局。令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摺襪頭腳。以表殊禮。復出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爲留守。廣陵陷。自髡而逃。仍被執於周。僅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鏗。爲給使。吳攻宣州。鏗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鏗死。事吳爲江南馬步軍使。以擒安仁義功。爲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

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閒。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賤士。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使。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閒也。召見慰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榭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疾革。遺



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國亡時。公卿瑩域。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右。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狠。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閒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祕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常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謂興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年六十三。諡曰匡。

初烈祖左右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籍歸幕。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人謂文義之廉。能化其妻如此。

述曰。義祖六子。當昇元開國。惟知證、知諤在耳。知諤有子。頗尙文學。其世祿受封。與李氏諸王等齊。亦宜矣。周、李、徐、馬。惟玠差鄙。然皆中興佐命。定國元勳。而自安恬退。克享天年。視彼知進而不知退。抑且攬權納賄。殃及其身。豈不相去霄壤哉。

# 續唐書卷四十八

##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爲洪州鍾傅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橫。短長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瞻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鳳皇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祕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褊。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惡之。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齊邱自以資望尙淺。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爲退抑。以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揣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

之徐玠固爭。因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卽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閒。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尙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遣使來。齊邱陰謀閒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數百萬。特判貸其死。烈祖怒。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乃言曰。陛下中興。實臣之力。奈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太保始以游客于朕。今爲三公。足矣。齊邱曰。臣爲游客。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明日。烈祖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愛親坊爲

錦衣坊。大啓第宅。窮極奢麗。民不堪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卽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主齊邱。共爲造飛語。傾宗。時人謂之五鬼。宗泣訴元宗。而覺岑更相攻。於是出齊邱爲鎮海軍節度使。齊邱怏怏。復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大駭。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邱先帝舊勳。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餉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專柄可無患。乘閒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

謀出齊邱。大銜之。會鍾謨使周還。屢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敕鎖其第。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年七十三。諡醜繆。無子。久之。元宗燕居。齊邱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齊邱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自謂古今獨絕。書札不甚工。亦自矜炫。性好術數。凡挾象緯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同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諍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譚峭所作。齊邱竊而有之。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以孝聞。初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而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常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搯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常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

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閒與李建勳相贈答。建勳因燕見。言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衍。字元賓。後主時。用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直清暉殿。閱中外章奏。

游簡言。字敏仲。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雅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弑。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唐。仁澤不屈。吳越王挾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懼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獨不辭。請其子遜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卽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尙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申。議者譏其太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諡曰宣靖。

王會。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爲親兵。王常臨戰。升高冢望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彀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爲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爲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靜寡言。爲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爲鎮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賜號順天翊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諡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存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豪強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不負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敢爲奸。元宗輔政。常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具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析周詳。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徧治。



績卓然。人望歸焉。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翰時年才五十餘。而衆論猶以柄用晚。屬疾亟。寢復不能治。事烈祖。重其品。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雖聞其有疾。不許其去。遣使勞問再三。賜良藥。旁午於道。惜延翰竟不起。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述曰。齊邱本學申韓之術。以天資刻薄之人。乃又專權樹黨。挾智要君。宜其旋起旋廢。終至餒死。或言周師欲取江南。故齊邱以反閒使。其言失實。前人已駁之矣。若彥能之高見卓識。簡言之儒雅安詳。會之勇敢有爲。居詠之小心謹慎。延翰之內直外方。皆無忝厥職。全始全終。洵一時之賢良哉。



# 續唐書卷四十九

##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福，合肥人。父瑋，事吳爲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尙烈祖妹廣德公主，爲人厚重儒雅，博綜經史，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廬陵民尙氣喜訟，以先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爲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褻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旣崇，且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嫌閒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見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給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旣夜，六

人者如約至。彥儔伏劍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又斬之。乃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郵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閒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謹恪。烈祖嘉之。常升堂拜其父。及受禪。擢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待之盡禮。如在朝時。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宏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李德明。鍾謨用事。誅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干國政。謀進退朝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死。建封本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疏者。其載鴿事。誤寫鴿爲人。

日鳥建封據爲故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蔭爲郎將。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圯不治。吏云。自田頴。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元宗自以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獨克宏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侵常州。克宏乃請効死行陳。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尤可用。奈何所給若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克宏母自表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案劍曰。吾計日破敵。爾何爲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獲甚衆。自保大來。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之。諡曰威烈。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顧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翌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卽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議。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

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父仁規。世典濠州。仁規苛虐。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病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威。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闕。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其膏腴。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雖然推其爲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

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擢擘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撻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諡曰壯。不錄其孤。

邊鎬。昇州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循州張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驍騎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破之。遂取劔州。降王延政。鎬又取潭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



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刻削之。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鬪。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遠、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遁。竟喪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尙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昇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

貌陋而善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述曰。崇文氣度雍容。彥儔宅心仁厚。建封粗鄙而輕舉。克宏豪俠而功高。敬洙強毅而果敢。崇俊恣肆而寡謀。彥貞貪陋而致敗。鎬輕躁而喪地。諸臣之忠佞自見也。匡業言雖獲戾。心亦無他。與世之阿諛逢迎者異矣。

# 續唐書卷五十

##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尙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藩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以自重除戶部尙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

贖尾無所可否。延己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瘥。召爲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黨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諡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輩姦邪不可用。元宗曲爲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往往暗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旣沒。皆以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訾也。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相。續年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尙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恪。歷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尙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續善遇之。而不盡用其言。卒爲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江文蔚揚言於朝曰。嚴續國之勳戚。位在大臣。今以不附儉邪。橫遭斥逐。餘可知矣。於是羣黨迫公論。召還。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爲奉化軍節度使。

數年仍入知尙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改司空同平章事。續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之。是時以軍興。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因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續以少貴。倦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砥勵儒業。子若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劉旻。性方言直。續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性豪舉尙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椰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峨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以爲忤。待之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

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并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退朝。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左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謙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

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以誤餌丹丸病卒。蕭儼廬陵人。甫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刑。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鄰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爲盜。詰其賊。則云鬻市中。蓋不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服。固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馮延巳延魯。鈔廣置妓妾。輒矯遺制。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旣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尙。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

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百尺樓。召近臣入視。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孫晟爲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卽撤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後主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述曰。夢錫才學優長。續性度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邪。二張與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爲朝廷生色矣。



# 續唐書卷五十一

##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譔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爲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命爲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稱爲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

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於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甲戈。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己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

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岫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己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己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者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姦人詐爲者。」大行皇帝曾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獎慰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卒。諡曰簡。初，戴爲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尊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鎬下湖南，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至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祕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己而匡舜特率真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洪州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膀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張泌事元宗爲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憤之上書數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不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織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密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培克之吏察邇言以廣

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強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荅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

述曰文蔚抗疏四凶直言不諱足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沮監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指陳十事筆罄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卽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 續唐書卷五十二

##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少常事契丹。娶契丹女。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進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曾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爲異事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爲廝養。以戰積功。至龍武節度使。罷歸。入晉。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黷。

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徵漢榮還京師金全將護不遣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仰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晉將安審輝追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漢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出師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耳於是乃止嘗耀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爲陳州刺史入晉爲密州刺史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使其舟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爲人所容欲赴秦淮河求死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



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逾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周主曰。吾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暉自卒伍起兵。佐明宗。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南北勇怯不敵耳。周主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閒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將多死亡。繼勳年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宋師薄城。繼勳保惜富貴。無效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內結傳詔使。一切閉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徧四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宮門。軍士雲集。斮割之。頃刻而盡。

孟堅始事閩王延政。爲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

堅降焉。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襲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吳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漳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錄。哀哉。

陳誨。字巨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卽能馳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爲陳鐵。事閩王延政爲將。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傳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建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善水。投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於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寡信。未可速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

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用爲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閒。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振。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淮。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十餘年。多薦舉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事閩爲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閩亡。未有所遇。會周師攻淮南。元宗遣使至建州募勇士。潘承祐薦之。拔爲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寨。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爲濶。

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爲名。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甫繼勳。朱令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宋回。擿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爲築大第。并縣其畫像。以待其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閒也。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器重。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傷悼者累日。

述曰。文進。金全及暉。以北人歸南。宣猷奏績。而文進折簡下士。金全料敵全師。暉舍生取義。皆以忠盡報國。可謂完人矣。堅。誨。仁肇。皆閩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疆場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閒致死。而全歸則一也。暉子不肖。誠爲可惜。豈若誨子披堅陷隊。克振家聲哉。

# 續唐書卷五十三

##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進兵部尙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閒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蹙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爲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

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雖迫蹙。臣節故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原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爲喬魄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明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閒。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爲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

使國家惜惜。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洎素與李平善。意洎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洎。洎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伍員。屈原。盱江李觀爲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鳳。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尙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閒。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復爲朱守殷判官。守殷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敝衣齧蝨。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暗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坐定。

辨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達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二卒。求殺晟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爲司空。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旣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戎服拜城上。晟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晟曰。晟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兩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必飲以醕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閒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瀆反閒之言。由是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晟神色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誅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瞻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爲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吳主女。貴於其國。仁瞻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瞻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瞻爲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瞻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瞻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穀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穀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摩兵而進。仁瞻以爲敵。詎我也。獨按兵城守。而勸彥貞勿速戰。彥貞不聽。果敗死。仁瞻乃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援兵屢敗。仁瞻意氣彌壯。覘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瞻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移胡牀進前。箭復遠數步而墮。仁瞻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此耳。周主使人來言曰。知公忠義。但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皆不從。會暑雨。周主乃還揚、秦、滌、和、舒。斬諸州。皆復固守。周兵戍守渦口。定遠亦皆襲破之。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列寨紫金山下。仁瞻出師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

進兵力頗屈。仁瞻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誓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瞻書以降。周主命舁仁瞻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瞻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到以徇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

述曰。喬以拒命投繯。佑以抗疏自盡。居素以憂危沈井。晟以使臣守節。寧死不撓。仁瞻堅守危城。効忠殞命。皆合聖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凜凜然有生氣也。仁瞻旣爲忠臣。其妻亦爲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稽首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 續唐書卷五十四

##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彥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爲彥能。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銳。旬日間。連破海。秦二州。及鎮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鶴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彥卿猶列陳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廡。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詔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

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胡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未幾。官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獨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匿檐雷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瞻爲壽州裨將。累年。盡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誓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饜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乃舍之。是夜。饜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饜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僵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卽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徙霽知饒州。民間貨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盡

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盡赦。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數日。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形者。言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閒。常爲盜。被獲。州郡繫械入獄。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成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爲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徹。或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湔洗。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爲小劉僕射。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旣破。令堅與茂忠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逾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輿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劍。將欲鬪戰。必宿而鳴。卽至殺戮。乃與潭帥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

脇殆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霾。卽加痛楚。至入宋後。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爲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時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爲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秦。蘄。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嵇紹死晉焉。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錄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侵。攻城甚急。團練使郭廷謂謀送款。令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孝。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

鍾蒨。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敏行。綽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徐鉉。徐鍇兄弟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蒨工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

呂彥。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爲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已而入爲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彥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僞梁開元二年。舉進士。連遭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曹彬圍金

陵急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分，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勸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贇，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軍中號爲朱深眼。積功遷至鎮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後主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餉，奈何？」乃檄南部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權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筏，長百餘丈，大檻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楫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閒，若帆檣狀，令贇疑有伏，不卽進。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投火死。糧米、戈甲皆焚無孑遺，煙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襍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徙金陵。元清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以變直折閱爲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爲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歲

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姓。因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閒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報國事。數面誚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述曰。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瞻爭烈。乃昭業等爲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喪元。則之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祚、延鄒、彥彥、令贊皆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懷二心事。君仁澤不懾服於強藩。處常不辱命於絕域。皆所謂奮不顧身。可感也已。



# 續唐書卷五十五

##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邱。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其在今時乎。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置軍法。齊邱爲之請。止削官爵。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邱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齊邱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

入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除中書舍人。周據中原。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竟搆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至數十。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闐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多所裨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鍇生四歲而孤。母方教其兄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宴駕。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挾嫌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

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鏐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鏐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鏐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鏐作。鏐大喜。乃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鏐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鏐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鏐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鏐。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旣久。處集賢書卷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鏐力居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鏐。在集賢。吾何憂哉。宋季穆來使。見鏐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鏐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鏐憂憤鬱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安

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眷待與二徐等。不徙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二。諡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嘆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

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蒯鼈，宣城人，善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鼈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得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尙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鼈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鼈悔，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仕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郭昭慶，廬陵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坐宋齊邱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著唐春秋三十卷。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爲左右所沮，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歸里，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時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略。擢著作郎。時方奉事於宋，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朝廷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昭慶與徐鉉、蹇兄弟不相能。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詬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本與昭慶爲鄰，而與蹇故姻婭也。師義召昭慶飲，置鴆於酒，毒之。明日，昭慶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爲鉉、蹇所匿，不得見。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居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

馬之嘆。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應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爲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覆考。榜出。喬果第一。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魯崇範。廬陵人。家故貧。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籍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以私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爲。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之親舊之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吾寧久爲人役。卽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輩爲詩友。未幾

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卽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蒯鼈。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

述曰。熙載文章爾雅。氣度春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爲名臣。錯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鼈精理爲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之數人者。皆可謂士林之模範哉。





# 續唐書卷五十六

##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暝。有二赤蛇蟠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爲江。淮重鎮。供億甚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罷去。常俸不給。澣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牘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僚拱手。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江。淮人莫不惜之。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邪說。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祐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案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嬾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穉。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

使有遺育。乃并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至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創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爲僧。所供養逾萬人。悉取於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膝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散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其言卒不用。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產。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羨。而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繒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爲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爲東家某。況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出宰本縣。累遷尙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閒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爲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爲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

元龜。元龜裂箋據案。爲回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候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爲巒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侯。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訟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敘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鳩卒。時年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爲池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於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一座大驚。後主聞其名。召見。徧問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清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已而出吉州。括量屯田。視肥磽以爲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行作吏。而吟哦終日。曾不少息。晚年彌苦其志。常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唐爲大理評事。充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尙書左司員外郎。其誥詞含華葆光。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爲二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有能文之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

主簿俱著循績。復入選。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爲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泫然淚下。瑾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爲毳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爲婢。瑾遽呼牙僧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貲裝。先求壻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荅書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爲人慷慨尙義。常羈旅宣。歛閒。聞旁舍生呻吟聲。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畢。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內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誠長者云。規子述。事後主爲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煥抵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龜才傲王侯。仁傑居官清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婢先女。規之尙義還金。皆古道照人。千秋

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 續唐書卷五十七

##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擢爲校書郎。署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輶。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割江北地行成。虛白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鳥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

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頌粟帛別賜御醞數尊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冲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迹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爲祕書省正字彬先歲營別業於鍾山有古柏爲雷擊成四片彬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爲觀其子不敢違又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過金陵送客都門二詩盛稱於世次子庭瑞有道術人呼爲沈道者嗜酒卻粒寒暑一單褐跣行露宿多在玉筍浮雲二山後不知所終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學詩於陳貺精思不倦或至泱日不盟長於五字律詩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



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洞作詩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變後。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未幾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好學不能自給。每爲諸生曲講。得錢卽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微哂而已。自後游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爲所笞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毋撓余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一夕卒。同時高元寂者。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號爲酒禿。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元寂卽日盡付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顏詡。平原人。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詞翰。修飾禮度。多循先業。晚年一門八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羽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

榭開軒四敞。則碧蘚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常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爲詩文。以述其幽隱。詔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書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亦未見其喜慍。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詔評之。詔償以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至金陵。將見烈祖。自度與宋齊邱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僞爲賣鮓至門。陶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灣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遂絕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餌之。二子小字柰。或問其優劣。荅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鬻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絕。不以動心。有季父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幘巾條帶。布

素鹿裘。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綢縑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曙。蜀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虛坐。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改。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興兵。人以爲預知也。後徙居鄂渚。邑人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徧體發汗焉。陳袞。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爲其傭。父久喪。明。常聞袞子弟言。舜至孝。舐瞽瞍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人有如此。昇元初。州以聞。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尙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虛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流歟。彼蓋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絕人逃世。

其意何嘗忘天下哉。陳袞爲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袞。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袞爲後。袞仕鹽官令。生灌。灌生伯宣。伯黨。伯黨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袞固京子。京爲元和中人。袞令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孝義傳。陳競。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生京。無子。以從子袞爲嗣。袞至鹽官令。袞生灌。灌生伯宣。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崇子袞。江州司戶云云。然則是袞非袞矣。崇旣爲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子。或因袞。袞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 續唐書卷五十八

##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爲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閩王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命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漳泉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剴元

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僞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爲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舉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瘡，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諡曰宣。初，元宗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頹，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

丞郎。晟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談諧歌酒。百不及君。諂佞奸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  
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聽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  
耳。延己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己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  
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  
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  
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  
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己素居柄任。揣元  
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立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己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  
言嚇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  
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  
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己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  
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卽欲奉行。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  
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

資內帑。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己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己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諡忠肅。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己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喪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諶。乃如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延己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己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遷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徧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學士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歡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爲功。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旣見宏義。不敢發。還在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溱。溱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



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案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周主釋之。給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專對詳明。留大梁累年。放還。爲戶部尙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宋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將乘兵鋒南渡。延魯多方遊說。宋祖感悟。遣延魯歸。遂寢南渡之議。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常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旄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僕、儀、价、伉。延魯內躁競。而喜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漏院。歎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耳。延魯默然。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邱薦。命覺爲之佐。謂曰。吾早莫與賢士相

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升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烈祖卽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始此。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與李徵古皆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達言於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爲宣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大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己復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強。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悅。覺與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撻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益肆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

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齊邱爲耐久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改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至鎮。見周戰艦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周許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尙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覺常傳周人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周主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其可殺乎？」謨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旣敗。覺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削徵古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爲宋齊邱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唱和。爲拓境事。常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悖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

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卽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誤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寘冲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貞厚結爲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彥貞御兵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類此。一日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述曰。宋齊邱之黨。文徽等爲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攬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竟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 續唐書卷五十九

##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爲尙書郎。敏於占對。而天姿皆浮躁。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軍帥王建封。旣以詆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旁若無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德明奉表至軍前。并進服物。請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濠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江北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周主召謨至汴。授衛尉卿。遣授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旣於肆。以爲周主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諡。復以謨知尙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總參庶政。謨薦其客閤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人多切齒。俄而周主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元宗遇之寢薄。左都虞候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

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廉得謨與巒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脅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此忤旨。遂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年正月。遣使卽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閒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尙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旣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民

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力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豪。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囊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推貨。揠賣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鼈。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拆檐桷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更躍倉檐。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

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授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由宣州長驅而南。循海聚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閉城堅拒。殺之而行。宋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州。授冀州團練使。遇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侯霸。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旣出。呼延贊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氈褥乎。贊使馳奏。遂賜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獨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常降而復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深惡之。以爲比。初絳未遇時。遭熱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真珠衣。持蕉漿一器。勸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盡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闕。惟不測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云。

龔慎儀仕後主爲給事中。後主十年。宋祖欲討南漢。未決。屬後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譏書。遣慎



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與師討之。南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慎儀爲歙州刺史。會昭武軍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宣州入福州。道經歙。慎儀閉城拒守。絳大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殺。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資。比他國爲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官簿煩委。不克盡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爲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盈數百緡。教以藝。又費數百緡。而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筵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荆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爲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宋祖覺其意而惡之。金陵失守。承勳歸宋。首自陳漕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勳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敘。用久。客無資。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述曰。鍾謨以輕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龔慎儀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劉承勳者。怙侈背君。覲顏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 續唐書卷六十

##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彥琦。本姓楊。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爲靜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閒遣人謂繼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怒。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俊康、懷英等擊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等其子彥魯所弑。繼徽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胡敬璋爲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爲茂貞所據。以敬璋爲節度使，命高萬興爲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爲邠州節度使，朱全忠旣弑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郾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爲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袁襲，廬江人，事吳爲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馬，徵兵入援。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行密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復熾。行密閉空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收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勸行密以軍令召霸，霸卽率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復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敝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儻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郭，行密倉皇走，將奔海

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勢未可圖。趙鏐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鏐必矣。行密大悅，乃引諸將攻鏐。會孫瑞、張雄先爲鏐所敗，鏐將蘇塘、漆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鏐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鏐有舊，遣使來求鏐。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杜後患。鏐由是被殺，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勛，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勛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其言爲然，悉從之。田頴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勛之謂也。

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行密爲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齎旗幟，閒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爲實怯，不設備。神福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晁，走安景思。神福功爲多。景福初，儒兵

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爲儒埽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師。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慮錢鏐截其歸路。乃遣人衛錢氏先壠。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爲虛寨。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繫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漫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皋至灑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爲梁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荆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疊至救洪。神福乘舟覘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擊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頴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頴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頴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頴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焉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頴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順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輒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軍乘風揚火焚其艦。大敗之。頴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別遣臺濛擊頴。頴敗死。卽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

張訓廣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候。討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揚州之役。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漣水。備北師。時梁將寵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大宴。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卽歸。無貽後悔。漢賓解甲聽命。轉尙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宗遣李儼封行密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梁兵所迫。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梁將王壇來攻。遙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黃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

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迴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勅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制置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景福初。田頴攻歙州。久不下。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命雅刺歙州。歙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天祐末。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溫慰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子孫遂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趙  
錙將。行密破錙。獲本。卽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言笑自若。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  
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  
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強。徒以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  
今必見起。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  
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  
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晏犒。不許。  
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宜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  
果如所料。行密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  
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啟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作樂晏飲。飛矢雨集。略不爲動。吳越疑有  
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類此。莊宗入洛。行密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  
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  
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



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主。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旣卒。大常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引前朝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卽用其禮。諡恭烈。葬給鹵簿。子鄴祚。

嚴可求。同州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行密幕僚。遇事多所籌畫。行密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行密假爲目疾。以給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行密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乃得嗣立。及張灝共溫弑渥。約中分其地。以臣梁。渥歿而顯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地。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顯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與中。

慶同列往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旣出教宣之。乃行密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將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顯凶惡如此。今出右牙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顯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于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顯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之。遂掠其資財以去。頃之。溫令鍾泰章斬顯於牙堂。溫得除顯而專國政。可求之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擒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隆演卽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尙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

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俄進左僕射卒。子續。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頵爲宣州長史，行密殺頵，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爲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時稱嚴、駱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授鹽鐵判官，隆演卽位，遷中書侍郎。後數年卒。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爲文不逐浮末，有王霸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齊王鎮金陵，台符自草閒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齊王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詰書諄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蚬蚌磯下，沈殺之。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麩米，太和末，使民入米請鹽，卽其法也。昇元中，限民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爲祕書郎，自言迂儒無益，平生讀書，欲小試理民，求爲縣令，久之，補天長令。時中書令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

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吏，當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邱壘，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述曰：岐地小而世短，然亦有輔佐之臣。考諸載籍，僅得三人焉。吳本強大，所以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者，若襲之算無遺策，屢奏膚功，惟其猛以濟寬，倘所謂亂國用重典，邪勗之務農給用，民說無疆，仁聲之入人深矣。神福臨敵必勝，公爾忘私，訓之用兵有法，雅之撫民以寬，皆有功於社稷。本位顯功高，禮賢下士，晚乃抱徐廣流涕之心，殊可悲已。可求知祥嚴，略齊名同心協力，勳業爛然。台符之直言極諫，膽氣甚豪，惜乎不克全其身也。夢孫持正黜邪，克敦內行，風度端嚴，庶幾東漢郭泰一流人乎。

# 續唐書卷六十一

##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應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墜馬。從周扶起復騎。自與敵步鬪。被傷。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尋佐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洹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晉兵。晉王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爲淮兵所敗。

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柵。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爲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暉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鷓隄。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染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邑鄉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

所作皆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學春秋。所記何事。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全忠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謀畫。多中。昭宗自岐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內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全忠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篡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尙書。金鑾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弑全忠。以翔素爲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爲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嘗省事。友貞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閒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疑有異志不來。友貞遽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爲之謀。則小人閒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

乎。乃縊而死。初史官李琪等修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霍存。洺州曲周人。少從黃巢。巢敗。歸梁。存素驍勇。善騎射。從攻王夏寨。擊殷鐵林。並以善戰稱。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戰功。蔡賊張晷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瑋。張晷。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濮。有賊升眺樓大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或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彥威。

符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李周彝以鄜州降。全忠用以爲左司馬。遂授道昭右司馬。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強。未敢發。求梁爲助。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全忠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忠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忠篡位，遷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候。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彥卿爲通贊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彥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動皆如旨。全忠每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其見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丈烏。全忠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乘烏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全忠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宗旣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旁皇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

嬖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全忠怒，願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篡位，授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衙仗使。一日過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馳猝現投橋死，爲御史所彈。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授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友貞卽位，徙鎮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祖秀，父慶宗，俱不仕。彥章少爲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友貞卽位，遷濮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針地，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閒遣使者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友貞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使，而謀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友貞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友貞問克捷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

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邨。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巖。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玩忽。致敗。巖等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第。唐攻兗州。友貞使彥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力。以屬彥章。而以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雖生。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

十一。彥章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罕之遣源德見朱全忠。全忠以爲金吾衛將軍。歷蔡州刺史。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友貞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於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莊宗。當是時。源德爲鄩守貝州。莊宗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大兵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皆歸附。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旣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被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遂圍而盡殺之。

劉鄩。密州安邱人。少事青州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子師範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使鄩攻破之。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

使人負油鬻城中。窺其虛實。得知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而待之甚厚。及師範兵敗降梁。鄆乃亦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全忠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全忠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全忠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鄆節度使。友貞嗣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友貞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太原。莊宗入魏。鄆以精兵設伏於河中。俟至而圍之數匝。殺獲甚衆。復潛師由黃澤襲太原。慮爲其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晉兵見之。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於莘縣。久之。友貞以書責鄆。宜思良畫。鄆報以未可擊。宜待之。友貞屢遣使督戰。鄆召諸將謀曰。主上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揣未可輕動。諸將以爲何如。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坐軍門。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鄆自莘引軍襲魏州。與莊宗戰於故元城。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鄆授義成軍節度使。河朔失守。降爲亳州團練使。敗張萬寧於兗州。遷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友謙叛。陷同州。以鄆爲河東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爲書招友謙。友謙未報。留以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鄆。乃譖鄆與友謙親家。故逗留已而鄆兵敗。乃罷鄆歸洛陽。醜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

遂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晷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魏，大破魏軍。遷滑州牢城，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淝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夜率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全忠篡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以攻，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乃解圍。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鄜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禱而擇地，鑿八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太尉，存節病消渴，屬河北用兵，未嘗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述曰：從周以剛毅之才，事奸雄之主，能於馬上立功名，而卒於牖下保首領，可謂難矣。翔本鄙夫，而佐霸業，不軌之事，實預其謀。及至國亡，乃殞命以明節，彼將惡死而美終，以晚蓋者邪？存之善射，道昭捍之力，戰皆勇冠三軍，而彥卿迫請遷都，抑何悖逆至此。彥章擐甲執兵，見危致命，源德羅雀掘鼠，效死孤城，皆

死得其所哉。他如鄒之剖悉機宜，存節之不忘忠孝，亦一時之良也。





# 續唐書卷六十二

##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國築高樓，遣使齎金寶，奏請譏記。時以爲榮，補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竇。竇捧刺，遽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臨發之日，涓候別灞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賦，引以見志。王建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囁嚅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賚金帛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籬籬，不若與和親爲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詣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建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兵，涓上疏。

略云。今日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恐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子羣玉。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黃巢犯闕。作秦婦吟。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王建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竝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閒。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建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尙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建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使。未幾。全忠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建卽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

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類此。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卒。諡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浣花集五卷。乃莊弟靄所編。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元集。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其言，乃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尙強，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二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建請昭度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病卒。子仁矩，爲駙馬都尉。

周德權，許州人，有女兒配建。從建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建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征輸，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爲外應。

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昭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遂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旣篡位。德權上疏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及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睨。字子美。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謫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爲建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建詩。敘五危二亂事。爲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後卒於灌州。鄭雲叟在華。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象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陳翔。博州人。建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朱全忠旣篡唐。建欲自立爲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富雄於鄉。光啟中建。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建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爲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爲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齋官誥拜孟知祥爲侍中。卽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鎮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爲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決。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知祥矣。季良通敏善謀。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便。長興時。進奏官言。明宗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闔。然後并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闔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知祥。知祥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指曰。不過縣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知祥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璋有異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璋作兩川之患。實甚。已而璋果與知祥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言。璋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公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敗。以季

良領武泰軍留後。頃之，知祥以墨制署爲節度使。是時明宗卽下制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卽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知祥薨，祕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視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母昭裔、張業分判三司兼戶部事。卒諡文肅。子元振。

趙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爲裨將。王彥章被擒，廷隱與張漢傑、李知節等俱爲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拳勇有智略，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爲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稍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遷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閒，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知祥旣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以廷隱爲留後。旋以墨制擢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昶卽位，加兼侍中，爲六軍

副使。晉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諡忠武。子崇韜。

趙崇溥。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盡爲周兵所虜。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爲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避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鸞肅衛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玘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遁歸。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鸞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知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舖。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軍繼至。彥儔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計無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

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死耳。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知祥軍。昭裔請止嚴無內。不聽。知祥卒。誅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卽位。擢爲御史中丞。昶嗣位之次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踰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僕射。時漢趙思縮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昶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鑑戒。昶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官。立黌舍。且請昶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述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議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爲深遠矣。庠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季良廷隱。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溥、彥儔。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裔之校刊經籍。文教聿興。其賢於世。修降表之李家。何可以道里計哉。



# 續唐書卷六十三

##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尙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朱全忠敕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爲節度副使。及隱子襲僭位改元。進兵部尙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於襲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有使臣才可以將命。襲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裔爲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隣。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唐。及子損相繼爲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歎羨。初光裔自以中朝甲族。恥事霸國。常快快思歸。襲乃習爲光裔手書。閒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出於不意。故尤爲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與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回。爲遂寧太守。回生勉。由蜀逾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

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政略。天復間。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爲隱畫策。取湖南容管。頗爲楚人所懼。由是顯名。夔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爲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時鎮南將黎求殺其帥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彥圖代知留後事。洞潛力請興師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又來爭嶺南西道。夔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韋叡來和楚。漢之難。洞潛力勸夔聯姻楚國。以靖邊隅。夔僭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居己上。夔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間陳吉凶禮法。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夔作水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矣。况昵羣小乎。夔曰。小兒輩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爲。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連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朱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隱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留用之。未幾。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遂掌書記。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譟表請夔權知留後。夔既立。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用拙遜謝。歸以獻夔。夔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

詩集八卷傳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來善琴者。又以古調缺徽音。補新徽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隱招禮之。辟爲幕屬。及龔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荆南。及卽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後定保官寧遠軍節度使。又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龔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唐摭言十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妻吳氏。侍郎融女也。定保旣無北歸意。吳遂緇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歷算。開成中。登進士。爲宏文館校書郎。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攜家來南。隱習其名。招之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隱亦未之罪也。及龔卽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有加。速銀。錦降。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謬稱十爲百也。後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

茂元。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爲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徧。自謂所學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土隔絕。遂家居。不復入汴。夔旣嗣位。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尙書左僕射。夔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夔建南薰殿。雕沈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夔意。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夔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疾卒。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簡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遂爲咸寧人。幼穎異。工詩。性耿直。夔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尙書右丞。晟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晟大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瞻文辭。爲人侃直。不畏強禦。以進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後使楚。求昏馬。希廣未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承命輔導。銀及銀嗣位。擢尙書左丞。參知政事。

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鉞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彥章迎馬。殷於邵州。殷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殷乃意決。竟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彬。五州。殷從之。刻期而湖南平。授彥章澧州刺史。署靜江行軍司馬。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又攻吳鄂州無功。踰年。辰。潯。蠻作亂。彥章指授方略。悉削平之。天成中。殷建國。文武進秩。拜彥章左丞相。

徐仲雅。字東野。長沙人。有雋才。工詩文。爲昭順觀察判官。殷子希範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榮。時楚侈汰成風。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過度。引典故以規之。希範善之。而不能用。及希範弟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跡荒廬。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誕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太保滿天。司空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

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偶觀羣僧剝櫻樹，咏以寓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廖匡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爲韶州刺史。殷時爲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衆，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拒爲？殷遂禮接之，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希範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等同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高致集二卷。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無以爲念。希範以母爲賢，厚恤其家。匡圖子偃，一名仁勇，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氏漢書。事殷父子，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會殷子希萼爲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曷囚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喜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遣將邊鎬帥水兵趣長沙，希萼遂入朝于金陵。偃、曷俱隨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溪。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

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諡曰簡。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保大時。豐城令劉虛己常移書史館。明偃大節云。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爲湖南縣令。事殷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巖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爲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改易。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搜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昭禹詩旣甚稱于時。且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希範。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好學。博覽文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氏後漢書。摘其瑕璽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是過也。素不善草隸律詩。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仿。久之。迴出流輩。遨遊湘漢間。累獻詩希範。以其貌寢不加禮。用是頗窮悴。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秦國夫人之喪。天策學士各撰輓詩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希範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寢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人邪。品爲輓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名其鄉曰儒林。他日會宴長春堂。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皋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賈以玉蟾滴。諸學士疾其能。尋中讒。出爲融州刺史。時營建征討無虛日。徵諸州榷楠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希範怒。賴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多可采云。

朱遵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徧。時稱爲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子攜書雜商賈奔楚。希範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卻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遵度。國人號爲書廚。後徙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

述曰：光裔安境輯隣，洞潛設科立學。當時號稱賢相，拙與定保，皆心不忘唐。傑恥以星術事人，損能以極諫忤意。文會亦以諫謫。允章更以讒誅。彥章智略過人，仲雅才大遇蹇。昭禹文德均工，險咏遵度獨好藏書。諸人際遇，雖有幸不幸，要皆一時之雋也。若廖匡圖一家忠義，尤所難能。豈謂偏霸無人哉。



# 續唐書卷六十四

##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舉進士。凡十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滂營墅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爲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切諫。詞涉規諷。竟不用。已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大略責其優游不翦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其不納。以所爲夏口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殊遇。詒以書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爲魯司寇。祇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鎮海軍節度使。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辭也。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極精。梁旣篡唐。欲以虛爵縻強藩。進鏐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

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缺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相待甚殷。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召題礮谿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蠲其征。初鏐成西府。命寶僚巡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二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讒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靈壁子兩同書十篇。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爲親校。與杜稜。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武勇食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還守西陵。以遏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湯奮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又降袁邠。圍越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爲淮南所虜。鏐徵全武趣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爲便。而是時昌有兄子眞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踰年不能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殺眞。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捕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魏約。頃之。拔松江。破無錫。連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騰。又攻蘇州。走臺濛。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設弓弩。全武

每爲之卻。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爲餉。裴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軍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鏐宥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爲盜所殺。吳遣李神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臥內。佯爲諸將曰。杭兵尙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不意其詐也。薄暮。神福故合羸兵先行。而使都將呂師造伏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索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爲其所擒。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踰年。吳以秦裴故遣全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縮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吳耳。縮急。必召吳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見閔。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璩婚楊氏。乃使偕往廣陵。縮果召田頴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吳以女妻璩。趣徵頴。頴怏怏而還。是時微全武力爲聯姻。杭越幾殆。未幾。陳詢判睦州。吳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爲指揮使。復與王球共禦雅。失利。居數年卒。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父仲明。乾符閒。盜賊充斥。兩浙時遭寇掠。杭州練諸縣鄉兵討之。稜時爲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營。與董昌徐及凌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爲長。而以鏐副之。鏐功業日盛。僖宗以爲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傾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鏐命稜等討之。取常州。卽奏除稜常州制置使。稜屬其兵于諸子。皆以武藝稱焉。龍紀元年。宣州將田頴。李友來攻。穿地。

道甲兵從土中夜入棧寢室。執棧于臥榻而去。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侵邊境。令棧築東安城。自固。棧相險易。度資用。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鏐領鎮海軍節度使。即以棧充副使。乾寧二年。鏐奉命討董昌。乞師淮南。淮南將田頴。安仁義。率衆攻東安。棧憑城自守。會乏水。穿井不得。泉。棧默禱于神。泉即湧出。是時矢石交迸。棧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谿保城。建寧。靖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目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進棧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棧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棧累官潤州刺史。卒。子建思。建孚。建徽。悉以功名顯。

建徽。字延光。棧之季子。強勇不與諸兄類。累從棧征伐。所至輒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中。從討董昌。被箭中左肩。猶力戰無少退。棧遷常州制置使。建徽代爲武安都將。會棧爲淮南擄。及歸。見建徽軍中嚴整。無改其制。稱甚之。棧將歿。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劍于建徽曰。此吾歷諸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耳。徐綰。許再思之亂。建徽力拒賊。爲氣奪。鏐由衣錦城歸。建徽及馬綽等分屯諸門。或有勸鏐渡江保越者。建徽案劍叱之曰。事苟不濟。同死于此。豈可東渡。傳命于賊乎。乃止。天復三年。睦州刺史陳珣叛。珣與建徽兒女姻也。鏐頗疑其有他志。命馬綽伺其意。建徽曰。詢負恩自貽一敗。旣爲姻婭。自當見疑。然累書敦諭。皇天后土。實二臨之。已而詢親吏來奔。得建徽抵詢書。皆責以大義。無逆辭。宿疑頓釋。天寶十六年。建吳越國。

如天子制。以建徽爲左丞相。每朝會。必目送之。曰。今日忝竊一方。杜丞相力也。建徽歷事四主。累官國子祭酒。涇源。昭化諸軍節度使。丞相兼中書令。封鄖國公。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師。諡威烈。

成及。字宏濟。錢唐人。祖克訐。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篤厚。爲鄉里所重。乾符中。代聞人。字隸八都之一。從鏐討平劉漢宏有功。俄鏐拜團練使。隨以及爲副使。同事征戰。密謀多出于及。鏐以女妻及。子仁瓏。情好無間。北關鎮將劉孟安有貳心。卽席奮劍犯鏐。及舉繩牀蔽之得免。偏將盛造旋執孟安誅死。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靜江鎮將。光啟中。奉命征薛朗。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浙帥。且遣美女于諸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隨克常州。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尙書。充本州防禦使。龍紀二年。代阮結爲潤州制置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刺史。時淮南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邯以城應楊行密。邯手刃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倉卒被擄。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自殺。行密執其手止之。館于府舍。明年。淮南將士魏約等爲浙所獲。行密計留及無益。遣及歸。以易約爲辭。鏐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加太傅。武勇都之變。鏐自衣錦軍回。不得入。及假建鏐旗鼓。高牙大蓋。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而鏐得微服進城。部署軍卒。大亂略平。及功居多。先是軍中以治溝洫過勞。有怨言。及亟請罷役。不聽。已而亂驟作。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輒

爲之霽顏焉。累官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鮑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少羈貧，爲人沈默純厚，有膽略。餘姚有井，面廣丈餘，每恣臥其上，無懼色。初隸劉漢宏部爲牙將，曹娥隸之役，來歸。鏐使領一軍，號向明都。君福常側兜牟，臂弓注東矢，馬上輪雙劍如飛，出入陣中，望之若流電。人皆呼曰鮑鬧。積功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南人入其境，脅君福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遇害，密通帛書，令姑受命，以緩旦夕死。終堅拒不從。伺守者李元嗣醉，遂馳歸，尋授衢州刺史。吳將周本守信州，屢侵信安境。君福時時率數騎追之，本乃遁去。鏐子傳球攻信州，從斬吳將李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功爲諸軍之冠。君福在衢州凡十二年，後遷湖州，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君福有賜田在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子修讓，治軍嚴整有法，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後爲戍將，護李孺贖于福州，孺贖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從吳程攻常州，以應周師，遷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圭，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由歙徙杭，爲臨平鎮將。入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圭少負膽氣，事鏐爲嘉興都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族人師魯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未可圖也。時戎馬充斥，圭日與師魯登城樓，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晏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

置使淮南兵復攻蘇州。會正月望夜，圭及師魯等盛陳燒燈之席。凡賊俘頌繫者，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鏐常稱曰：「今晏嬰也。」人因號爲曹晏嬰。居鎮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爲鎮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乞婚于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非耦也。」當聘他族，致榮顯。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儷焉。授臺處二州刺史。元瓘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卽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謚安成。

高彥，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以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李繼徽棄郡奔淮南，彥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蘭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吾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尙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口能容拳，手過膝。彥敬禮之。彥子渭，澧渭初從彥于湖州，鏐巡衣錦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郛郭，將及內城。彥聞變，卽遣渭赴難。渭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綰歸，鏐命剖心祭渭。

屠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澈浦之青山，遂爲海鹽人。母顧夢抱壁有光而生，故名。瓌智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逐黃巢，瓌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

參幕府。董昌僭號。瓌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遙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綰許再思作亂。刺史高彥遣其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勢甚張。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上馬刃之。矢盡援絕。同爲伏兵所害。瓌智時年五十有二。鏐閱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武康節度使。檢校尙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澈水鎮遏使。昱。節度使。晟。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旣建八都。已又析爲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爲縣豪。會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鎮遏使。未幾。從董昌禦黃巢。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峽石爲訓兵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鏐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錄功。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旣克蘇州。竟讓軍功。以本都歸。鏐益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尙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實。率分贖戲下。爲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鏐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鏐。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鏐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爲苦。于是以光業爲才，使自建汀逾虔、柳、越、潭、岳、荆南入貢。朱友貞大喜，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賜祕書郎，授右補闕，內供奉。未幾，淮南來求好，鏐以光業報聘。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兩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浙人多傳其癖。卒年六十七，諡貞敬。所撰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子璨，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述曰：隱久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勸興師誅無道梁，詞嚴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也。全武驍勇多智，稜果決善謀，及有守有爲，如虎如熊，圭能發能收，彥允文允武，瓌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俊、光業全名全節，而稜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 續唐書卷六十五

##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爲功臣。每疾宦人橫暴，欲去之。偓畫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之，搆毀。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弑，昭宣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餽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鑾密記五卷、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紅巾百餘條而已。蓋爲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嶠，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田北巖精舍。未

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啟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嶠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盡禮。父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審知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唐。與羅隱相得甚歡。當時強藩多僭位稱帝。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丰潤。有貞元長慶風。所撰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

徐夤字昭夢。莆田人。乾寧中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釋褐授祕書省正字。常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誤觸其諱。全忠變色。夤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僮夫。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得賦大喜。遣緜五百匹。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武皇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審知辟爲掌書記。莊宗滅梁。閩使賀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夤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夤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歸。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夤爾。今但不用可矣。卽日戒關者不得引接。夤拂衣去。曰。丈尺

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長往。竟卒於長壽別墅。有探龍集五卷。釣磯集八卷。又賦五卷。蚤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其賦。家家以金書屏。其重如此。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體貌甚偉。且談諧。工詩。名動公卿。乾寧三年。舉進士。擢宏詞科。授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册封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畫錦堂。黃滔爲詩榮之。已仕梁爲諫議大夫。復爲閩王册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旣依審知。相待殊厚。遂以爲相。勸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有詩一卷。子鑑載。希愈。

鄭良士。原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天祐十二年。應審知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沈厚寡言。審知稱其長者。有白巖集十卷。中壘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元恭。元素。元龜。元禮。元振。元瑜。元忠。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八虎。元弼事王昶爲禮部員外郎。清泰三年。元弼貢方物於晉。所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略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石敬瑭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敬瑭奇之。賫帛遣歸。未幾。昶遇害。義立。授元弼諫議大夫。

義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箠楚。義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義喜。釋贊不答。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弑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爲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審知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尙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下天。其夕。地湧神漢。旣至。審知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選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蕙。生而肉髮。深沈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蕙言釋二校。是時蕙使諸子諭二校曰：宜亟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脫遺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蕙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之恩。遣使持金帛貽蕙。授以白旗曰：吾且殲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蕙卻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

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竟不復屠城。雋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尤爲早達。時以爲活人之報。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媿。衆以爲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僞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募勇敢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鋌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審知從孫也，卽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爲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爲吳越所有。從效乘機竊其地，乃以兵卻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卽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南失守，從效因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

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子紹基貢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鑑爲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靄。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誨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名雨下。從謁。以雨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天祐四年。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屬吏。卽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爲先輩。莊宗滅梁。薰等咸從。與朝京師。震堅沮以爲不可。曰。唐有并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爲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爲虜耳。季興不從。而束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食落箸。歎曰。老夫過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爲我福。已而莊宗果罹鄴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遣房知溫致討。季興伺其兵少。欲開城盡蹙之。震諫曰。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諸侯。各以吞噬爲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寢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



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從誨爲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從誨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壽卒。所著文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爲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荆土。致招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恆羨馬氏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沖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親校。李景威勸以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況宋受命。未易當也。因教其去斥堠。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在郡卒。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又撰續通

歷紀事、蚤書、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鞏湖編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爲水手都指揮使。繼沖伐保勗節鎮。景威時爲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沖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荆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尙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絕吭而死。

述曰。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偃以唐之文學侍從。爲逆臣媚疾。舉族南依。而恬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陶潛之流亞也。嶠、滔、夤、承贊、良士、仔鈞皆閩產。或以嫻雅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保全城。尤爲女中豪傑矣。從効削平患難。再造邦家。其功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頗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略。光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隅無良佐邪。

# 續唐書卷六十六

##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琪，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鐵硯示之曰：「硯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爲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爲相州節度使。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敬瑭召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敬瑭詣鄴都，敬瑭在鄴，維翰往見，徙鎮管昌。重貴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

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寔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多過。敬瑄以爲浮薄。遂廢翰林學士。案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重貴欲驟出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益見疏。重貴過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爲重睿置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彥澤遺母后書云。可使柔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時重貴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累請與契丹和。慮其窮究。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彥澤圖之。彥澤復利維翰家財。乃稱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侍中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年四十九。卽以帛加頸。告契丹以維翰自縊。契丹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契丹至闕。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歸其家。而資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建。善射。常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朱友誨。

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延廣從朱守殷爲汴州軍校。守殷以汴州反。石敬瑭爲六軍副使。誅其從反者。延廣當誅。敬瑭奇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爲客將。敬瑭篡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歷鎮義成。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重貴嗣位。延廣有力。頗伐其功。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讓晉。延廣令使者喬瑩告契丹曰。先帝北朝所立。今上中國自冊。可以爲孫。無臣之理。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由是契丹怒。日尋干戈。契丹陷甘陵。延廣從重貴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閒。先鋒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案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幸而獲免。契丹常使人宣言曰。景延廣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堅壁不敢出。自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羣臣皆不得與。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重貴還京。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由是鬱鬱不得志。但縱長夜飲。大治第宅。置奴樂。惟意所爲。重貴後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契丹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契丹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奄至。乃與從事閻不輕騎見契丹於封邱。并不見。

鎮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見鎖。丕乃得釋。契丹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年五十六。

劉昫。字曜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昉。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莊宗卽位。拜昫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乃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爲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帝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怨。晉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义。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未幾。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罷爲太保。卒。年六十。

崔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稅性至孝。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稅事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

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晉。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貢舉。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疑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尙書左丞。遷太常卿。敬瑄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瑄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賚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虞殯之音。舞者皆不應節。聞之悲憤。其年。敬瑄卒。稅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之。爲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榆林。過祁州。斌以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

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不效汝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剄而卒。家屬皆爲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入晉爲奉國都虞候。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能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重威軍橋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之。必濟矣。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一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彥筠亦退走。清曰。我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巒字寶川。鄆州廬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秦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敬瑭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爲其所擄。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開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敬瑭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凡七月。敬瑭義巒所爲。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巒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軍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閒居無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儲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入朝。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遇天寒。裂帷幄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願自效。巒推心信之。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巒從城上投薪。焚其梯衝。殆盡。



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轡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轡顧城中已亂。卽投井死。令溫家屬爲契丹所擄。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闕。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竟從事。開成時。石刻九經一百六十卷。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於野。及鄩守長安。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給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尙書舊省。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召之。高臥不從。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瑭入洛。以所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邀。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雲叟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引之。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雲叟徒步千里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歲。化藥卻病。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賣藥。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雲叟驗其信然。不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瑭聞其名。徵爲諫議大夫。

亦固謝。號爲消搖先生。卒年七十四。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風儀美秀。性復溫和。爲康延孝從事。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留瑩監修金天神祠。明宗卽位。以敬瑭爲陝西兩使。留後。瑩謁之。卽奏署管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敬瑭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敬瑭毋反。敬瑭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敬瑭僭位。拜瑩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遷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時重貴童昏。馮玉李彥韜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爲相。契丹滅晉。瑩從重貴北徙。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

述曰。維翰盡心輔國。雖曰元勳。而蓄意和戎。乃屬下策。延廣任掌大權。有功社稷。而心輕大敵。卒致亂亡。皆不得其死也。固宜。胸有史才。克全令譽。稅長掌故。得受殊恩。皆晉之良也。斌與清。鬱忠貞貫日。玉羽雲叟。高尚可風。若瑩者。屈身絕域。隕命殊方。獨惜其死之不早耳。

# 續唐書卷六十七

##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爲裨校。以載功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爲興唐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尙書。守光敗。歸於太原。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出累年。石敬瑭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敬瑭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農具爲範。爲民更鑄。徙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已而翰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氏與羣臣謀迎知遠。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議未決。審交進曰。我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乃止不設備。遣人西迎知遠。知遠至。罷審交不用。承祐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年七十四。贈太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知遠鎮河東。逢吉父悅爲從事。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於知遠。卽召見。喜其精神爽秀。乃以爲節度判官。知遠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納之懷中。伺其色平以進之。多以爲可。故甚愛之。然逢吉貪詐無行。喜殺戮。知遠常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知遠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制度草創。凡大事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任其意見。故漢政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諱。然知遠方倚信二人。莫敢有告者。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知遠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

巖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時有鄆州捕賊使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乃命家廚進羞。備極甘珍。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言於朝廷。杖殺之。逢吉常從知遠征鄴。數使酒辱郭威於軍中。威恨之。其後承祐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威與楊邠樞密。母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後逢吉加拜司空。柴榮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於是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己。適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旣而中止。人問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齋粉矣。時承祐少年。小人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承祐與李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卒殺宏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榮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天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榮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郊。與同舍酣飲。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承祐走趙村。自殺於民舍。榮旣入都。梟其首。卽崧被刑處。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知遠典禁兵。用爲軍校。後知遠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及知遠建號。以破王暉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知遠遣宏肇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遠疾革。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付託。承祐時。河中李守貞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流言朋興。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吏有白者。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家畜僕隸者。皆尙姑息。而厮養往往脅制其主。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郭威平李守貞。推功羣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關西罷兵。承祐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當此。悉取所

賜還官。威出鎮魏州。議帶樞密以行。逢吉、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寶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閻管卿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邠泣曰：「若殺宰相，置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承祐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邠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內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補爲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爲右都押衙，及知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即位，宰臣季濤上疏請出邠與郭威樞密使。邠等泣訴母后，遂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承祐前承祐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

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邪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邪又以爲不可。由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閒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邪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功，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爲州孔目官。清泰末，事張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事定，乃出爲河陽糧料使。知遠典禁兵，補爲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承祐卽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空乏，而關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鼠雀耗，乃增每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以七十七爲陌。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不滿，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奸，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驥，真定人，爲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旻爲太原尹，擢驥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實意，旻心獨喜，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驥陰說旻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并必不爲劉氏立後，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



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晏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開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卽并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皇帝。弑湘陰公於宋州。晏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驥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爲河東觀察判官。晏卽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晏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空國興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晏自立於太原。署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爲直省。素諳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述曰。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閭閻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或庶幾焉。逢吉虺蜴爲心。宏肇豺狼成性。邠章刻薄爲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驥華光美。尙知禮義廉恥。爲漢之後勁可也。



# 續唐書卷六十八

##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恃勇使酒常乘醉拔劍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爲樞密使卽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爲大內都檢點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柴榮卽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及榮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撓羣議敗劉晏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

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厯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厯。削去流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厯。又詔其考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爲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餘疾卒。年三十六。

高行周。字尙質。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盡爲

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爲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後守光叛。武州被圍。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從明宗襲鄆州。遇雨。乘其不意。夜馳入城。遂克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鎮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入晉。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留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入周。封齊王。卒年六十八。贈尙書令。追封秦王。諡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獷。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爲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威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榮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前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榮痛惜良久。贈太師。優恤其家焉。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以勇力應募。補騎軍隊長。劉知遠起太原。置通帳下。尋從至東京。累遷軍校。知遠

典衛兵。以通爲牙隊副指揮。從討杜重威。加檢校國子祭酒。知遠開國。加檢校左僕射。承祐卽位。遷奉國指揮使。時郭威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鎮都虞候。威鎮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及入汴。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及威開國。以通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威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人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剋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并州。劉晏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敗於高平。以通爲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柴榮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亙數百里。隄塌非峻。不能阨契丹。乃突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及鼓城。并葺邠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閒。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莫。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榮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榮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將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榮詣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後追敘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

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榮詣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使。詔通案行河北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榮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卽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宗訓卽位。移鎮鄆州。宋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不顯。父矩。性嗜酒。略小節。獨好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故凝得與之游。凝自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滑帥賀瓌辟爲從事。瓌與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走。凝獨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遂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義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凝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擢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鄴都。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反。奈何。敬瑭曰。卿意如何。凝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請爲

宣敕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瑭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敕。遣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末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末帝置仁裕於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入晉。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尙書。太子少保。入周。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曉音律。晉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必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喜作詩。少常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詩萬首。爲西江集百卷。

賈緯。鎮州獲鹿人。少舉進士不第。州辟參軍。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賞之。入晉。爲太常博士。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



爲修撰。漢時與修晉漢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謂不可數。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錠。曾初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麻。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於朝。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未幾卒於青州。有草堂集三十卷。竝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行於世。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陟。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陟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禍甚衆。陟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凝式恐事泄。卽日佯狂。後爲張全義留守。巡官僞相趙光允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扈從末帝於覃懷。以心疾諠譁。末帝優容之。詔遣歸洛。後歷仕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凝式工詩。善筆札。洛川寺觀多題紀。時號楊風子。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爲巡官。以其文學薦爲河東節度

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爲儉約。夾河之役。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束芻。與僕厮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不能卻。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職。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卽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閒。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雕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領同州。旋拜司空。又事晉爲首相。敬瑭封道魯國公。重貴卽位。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爲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矯行以

取稱譽。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贇爲漢嗣。遣道往迎於徐州。贇未至而周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爲道所賣也。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敍一篇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旻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旻於高平。鄙道不從行。以爲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述曰。仁誨重厚謙恭。朴明敏通達。載淹雅風流。行周智能雄武。其得擁旌儋爵。奕世顯榮也。固宜彥超以捍寇而歿陣。通以抗節而捐身。忠貞貫日而舊。新二史俱不爲通立傳。豈非缺事。凝仁裕及緯能文而行不逮。惟凝式幹蠱佯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廉恥喪盡。又何論其他乎。



# 續唐書卷六十九

##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寧中。其部長遙輦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諸部以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閒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酒酣。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終梁之世。未嘗封冊。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蔚州。莊宗赴援於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反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德威被圍。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救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時定州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爲援。契丹入攻。圍幽州不克。

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照日。諸部愕然退卻。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契丹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布積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閒。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契丹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契丹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渤海未除。志頗不遂。又曰。天子旣歿。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祇如大王初領國事。豈強取之邪。契丹卽慰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

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閒。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諡曰大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彥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益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千餘人獻闕下。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而述律尤念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

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置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寇鈔。自破赫連等。又置三河縣於鹽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德光白其母曰。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之。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亙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宜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瑭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瑭。而德鈞父子案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瑭降晉。敬瑭自太原入洛。德光乃北執延壽以歸。行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踰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契丹當明宗時。已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敬瑭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德光約敬瑭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敬瑭奉之甚謹。南唐烈祖與



昇元二年。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紩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不可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閒道先回。用附咨報。鎔等已遣伴送使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鎔亦以蠟封帛書云。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使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水潦壞道。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閒。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閒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自且至哺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設。號子歸聞奏。設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閒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

是契丹信爲霸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獲。久乃知周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閒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令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

述曰。契丹之強。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 續唐書卷七十

##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蒼，二曰啜米，三曰粵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主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稌，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饜以平底瓦鼎，煮稌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埽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埽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雁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埽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

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那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

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從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武皇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自唐季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旋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閒。同光中都督折文進數自河西來貢馳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集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

党項。西姜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爲平夏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不論馬之駑壯。皆售。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每至京師。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旣醉。連袂歌呼。道其風土。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大臣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閒有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使者。道其部落。輒邀劫之。明宗遣康福、藥彥稠等討之。福等擊破阿里。

韋悉裏勒疆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所刦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突厥名號見於唐著矣。唐季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自天祐以來。常入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昇元五年。遣使者薛同海等入貢於晉。凡四至。其後不復來。吐蕃名號見於唐著矣。天祐閒。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沙涼瓜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沙瓜三州將更猶稱唐官。數來請命。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遺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衰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吐蕃卒立世次。史皆失紀。獨瓜沙二州常來。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節度使。瓜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諭來朝。吐蕃亦遣使以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

回鶻見於唐著矣。唐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天復閒。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

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父。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朝。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朝。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高麗大族也。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有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尙冠禮如古制。清泰三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瑤圖。舜念厥數在躬。遂傳玉璽。逮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保大初。元宗遣使徐弼往聘高麗。後主時。以章僚充如京使。奉使高

麗具得其國山川事迹。譔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新羅、弁韓之遺種。其國地君世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朝。朴英溥世次。史皆失紀。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蓋肅慎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靄。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諷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畔城。龜年等不至苴畔。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諷。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諷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舊州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

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勿定。擿莎爲定遠將軍。次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八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個。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常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士。附牂牁以來。

述曰。諸國中。以高麗爲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牋。詞致遜順。藻采繽紛。雖中華才士手筆。何以加此。



# 自題續唐書後

唐祚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儘刪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教無黨注新書。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朔。紫微外史陳鱣作。